



陶靖節集卷之三

詩五言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  
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  
事二姓故以異之嘗攷淵明詩有題甲  
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  
二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  
巳秋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



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  
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容晉未禪宋前  
二十年輒耻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  
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  
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  
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  
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  
復屈身投劾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書  
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未初以後但題  
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  
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尚惑於五臣  
之說他可知矣故著于三卷之首以祛  
來者之惑云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  
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

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  
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班賦求幽  
貞之所廬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簞笠但  
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  
忘乃為勝耳淵明望雲慙高鳥四句似  
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山谷曰佩

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  
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  
友于

洪駒父云以兄弟  
為友于歇後語也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

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戰柅  
守窮湖

柅以制  
切楫也

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

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

與期

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

崩浪聒天響

聒喧語也

長風無息時又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

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  
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叙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一作塗口

按江圖自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柰新秋月臨

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

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

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為  
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叅鎮軍事三十載  
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  
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  
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  
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  
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頰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  
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  
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  
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眄莫誰知荆扉晝

常閑

閑必結切闔也

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

希聲在目皓已潔

潔或作結

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屐

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

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

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弘為平津侯

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

絃契誰能別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此十

字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此者莫

能加也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叅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  
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

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  
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  
在歸舟諒哉宜霜栢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  
業不失舊物也

###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

六載去還

歸

韓子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  
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趙

泉山云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韓說蓋誤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

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  
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  
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揆置且  
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  
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



亭月將圓亭亭高也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

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

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

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

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

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

南村

巳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

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

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

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

非所知聊以求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

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  
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  
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  
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  
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穫

澗蘇  
困切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  
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東  
帶候鳴雞揚穢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  
裏猿聲鬧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  
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遙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  
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

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  
儷聲病為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  
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垂  
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

飲酒 二十首

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  
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

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

陵時

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  
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黃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此  
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

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

立言九十行帶索饑寒况當年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

行乎鄰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緥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乎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

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

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

目則為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

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

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

長老其饑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

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欽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年輩附麗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王荊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撞破煙樓手段豈能有得耶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為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猷猷不忘君之意也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  
譽毀三季多此事漢叙傳三季之後計云三代之末也達士似不  
爾咄咄俗中惡咄丁骨切叱也且當從黃綺

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  
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  
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裛於汲切掇都奪切况此忘憂  
物遠我遺世情遠干願切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  
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  
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  
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  
意高遠皆歸菊而發耳

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

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竒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竒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  
 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汨古深感沒切  
 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  
 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趙氏註杜甫宿羗村第二首云一篇之

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

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

是篇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迫且長風波阻中塗  
 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為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  
 年長饑至

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

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裸葬何必

惡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

引脫其囊以身親人當解意表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寶不

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

吾不信也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

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

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

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

在身名之外也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

世辭張釋之子張擊字長公官至大夫仲理楊

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徃便當已何為復狐疑

陶靖節集 卷之三  
去去當奚道世俗又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  
所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  
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  
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者頽  
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  
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  
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  
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  
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用  
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

口腹者畧矣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灌木叢木也

班班有翔鳥

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

茲終以翳吾情

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侍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

畫廢良弓

湯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烏畫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

所惑

揚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殺從游學

觴來為之盡是

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  
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  
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  
悠揚朱所以止淮南說林訓揚子見達路而哭  
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  
練絲而泣之為其雖無揮金事  
文選張協詩二  
疎詩云揮金樂  
當濁酒聊可恃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

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  
間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孔彌縫

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

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

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

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

中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  
之所謂群儒區區脩補者劉歆移太常  
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況於  
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  
醉時說也若已醉何假憂誤哉然世人  
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  
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  
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  
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  
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溪  
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  
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味之  
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  
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  
厦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葦門之裏則  
朝市深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菜  
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  
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  
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  
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  
已分素礫晶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

華固靈墳

豫章宋武始封重  
華斥恭帝揖遜事

流淚抱中歎傾耳

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



羊勝喪其身

黃山谷云羊勝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沈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

山陽歸下國

魏降漢獻帝為山陽公卒弑之

成名猶不勤卜生

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

從韓子蒼本舊作生

去舊京峽

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

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我我

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未固彭殤非等倫

黃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

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

句盖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

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

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

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

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

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

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為  
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靖節詩  
中引用漢獻事今推予蒼意考其退休  
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  
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  
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奧  
不可指搃今於名篇姑見其一二句警  
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  
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  
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  
有在矣類之風雅無愧誅稱靖節道必  
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為  
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湯東澗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  
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  
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

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  
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  
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  
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  
决為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史九章  
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  
哉

責子

舒儼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共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俟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佟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  
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  
戲譎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  
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所謂癡人前

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  
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  
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  
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未懷今我不述  
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  
其肥慙如亞九飯 慙也 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  
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  
何是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慘尤為酸  
楚老至更長饑是終身未嘗足食也

蜡日

蜡助  
駕切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

陶靖節集 卷之三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  
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  
山有奇歌

四時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  
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  
孤松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

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  
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

許彥國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  
彭澤集

陶靖節集卷之三

陶靖節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 九首

其一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  
當又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  
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  
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义已死鄉  
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

子直在百年中

田疇字子春漢北平無終人時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

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疇奇士乃署為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於我疇答曰云云瓚壯之疇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  
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  
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  
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  
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日百歲後相與還北邙音松栢為  
人伐高墳互低昂顏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  
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

說苑子思三旬

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  
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  
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

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  
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  
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  
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  
不合意未為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湯東澗曰前四句與而比以言吾有定



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  
也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  
且歌曙東方明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  
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义當如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

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

及賓客皆送  
至易水之上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立路邊兩

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說苑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

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

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周之言惟鍾惠

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

淵明所以罷遠游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

附錄  
卷之四  
五  
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  
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藻今作秋  
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  
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  
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  
晚眠常早熟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  
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  
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  
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

史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  
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  
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  
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  
此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見親

此事求我盛年歡

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為盛年

一毫無復

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  
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

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

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

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同寅協恭

朝宗靈像也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

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為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

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

運才學為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踈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為權貴

諳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寧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豉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為之不假卹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

道舊于何庸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  
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  
覺顰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叅示衆  
云今夜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  
攢眉却迴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  
特為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  
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  
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畧不可人意

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蹟不入  
俗送賓游履常以虎溪為界他日偕靖  
節簡寂禪觀主陸脩靜語道不覺過虎  
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  
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  
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

長陌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靖節早素標插年髮白  
人頭前塗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  
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  
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  
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山谷云正爾不能得乃當時語改作止甚失語  
法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

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  
特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  
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  
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

東嶕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  
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  
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  
塵梁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鷓鳴清池涉  
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其十二

嫋嫋松標嶕婉變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  
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東坡和陶無此篇

詠貧士 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  
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  
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湯東澗曰孤雲倦翮以與舉世皆依乘  
風雲而已獨無攀援飛翾之志寧忍饑  
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  
也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園無遺秀枯條盈  
北園傾壺絕餘漑闔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  
晏不遑研閑若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  
懷賴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見飲原酒註原生納決屨清  
歌暢高音原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  
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  
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

妻也先生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寧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其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好爵吾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

晉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

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偃卧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阮公

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芣足朝飧

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

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

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

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

此士胡獨然寔由罕

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 其七

昔在黃子廉

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彈冠佐名州一

朝辭吏歸清貧畧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

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

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脩

### 詠二疎并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

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

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

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

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

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

借問

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踈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踈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

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東坡曰詠二踈詩淵明未嘗出二踈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踈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荆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詠三良 并序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  
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  
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  
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  
必倚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歸穴  
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  
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  
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  
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  
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  
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  
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

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  
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  
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  
衆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  
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  
魏顛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  
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  
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  
柳子之論合審如是則三良不能無罪  
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  
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  
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  
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

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踈魯勾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奇功遂不成其人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讀山海經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其一

孟夏草木長逸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旣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周穆天子傳者太  
康二年汲縣民發  
古塚所獲書也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  
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  
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  
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  
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  
王於瑤池之上為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  
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  
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惟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  
魂爰有淫流其清洛洛平圃即玄圃淫  
流上音遙○穆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  
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峯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  
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

見重我軒黃

山海經云崑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  
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  
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為良潤  
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  
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

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  
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  
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

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註云扶  
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  
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  
得王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  
葉皆為珠○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

而成林言其大也。○藝民之國爰有歌  
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  
平常赤泉給我飲員立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  
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  
色壽不死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  
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  
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  
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  
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  
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

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  
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  
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  
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  
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  
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  
為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  
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  
經叅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  
御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  
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

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  
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馭違帝旨窳窳

上音軋強能變  
下音愈

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  
已劇鷓鴣豈足恃

山海經云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鴝

音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鴝

化為大鷓鼓亦化為鷓鴣鳥見即其邑大  
早○窳窳龍首居弱水中注云本蛇身  
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鷓鴣

當作鷓鴣

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生世當

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  
生不以喻君子

山海經云柜山有鳥其狀如鷓其名曰

鵝音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  
之山有鳥狀如鵝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  
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  
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日在  
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  
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  
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  
能嘗殺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  
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一本有荒草無人眠

極視正萍  
萍二句

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為仰天鳴風  
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  
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  
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

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攷次靖節詩文  
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  
者辭情俱達尤為精麗其於晝夜之道  
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  
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  
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  
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

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  
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  
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  
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  
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  
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  
可知矣

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為挽歌  
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  
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  
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  
為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  
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  
嘆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



陶靖節集卷之四  
喬雲駕庶可飭情之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  
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高柯濯條幹遠  
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陶靖節集卷之四



